



# 乞丐

文 | 李珊珊

“我们都不懂生命的力量，直到冷空气裹挟桂花香从车窗缝隙涌入。“这是我在回家途中写下的一句话，因为路边的桂花开得太过灿烂，馥郁的香味在我脑海中拉出一道绵长的回忆。

是很多年前的事。那时候没有满书包的试卷，没有闪烁的手机消息，没有错综复杂的愁绪。我只是一个穿着校服，每天乱晃的小学生，从不考虑生命的长远，只享受当下快乐的童年。直到一天，班里的小伙伴说街上来了一个乞丐，打地铺在没人占的菜市场角落大石板那。他们自豪地讲述着自己如何给乞丐买了面包，如何与乞丐交了朋友。却对乞丐从哪来到哪去这个问题答不出个所以然。因为是攀比心最重的年纪，我拍了拍胸脯道：“我去问！”于是放学后在众人的簇拥下，我来到菜市场角落堆放两个军绿色大包的石板前。

板上铺着一层有很多补丁但洗得很干净的军绿色棉毯。乞丐在石板旁放了一个有点生锈的小马扎，他正坐在那，膝盖撑着笔记本，写些什么。我一时呆住了，回头看小伙伴们已经躲到远处的另一块石板后面，露出一双双好奇的眼睛，“你们不是说和乞丐是朋友吗？”我心里无奈叹气，大脑

愈发混乱，接着又想起从前母亲说过的乞丐拐小孩的故事，内心愈发恐慌。我后退一步，鞋面擦过地板的砾土，发出沙沙的响声。乞丐闻声抬起头，我看到一张焦黄却无皱纹的脸。一时间我与他四目相对，秋风微凉。

乞丐有些愣住，但下一秒就笑了起来，用带北方口音的普通话说：“小姑娘，你有啥事儿呀？”我紧攥衣角，支支吾吾盯着地板不知该说什么。过了一会，他见我不吱声，就将手中的笔和本子递过来：“你有啥要我帮助的，写下来，成不？”我看着黄色封皮的笔记本，终于敢抬眼看他小声地说：“不，不用写，我就是想问问你，”顿了顿“你从哪来的？”乞丐听后又笑，收回笔记本说道：“原来是问这个，让我好一阵好奇！我呀，从山东来。”“山东？离这可十万八千里！你来这儿干啥？”我惊讶地说。他似乎对这个话题很感兴趣乐呵呵地从笔记本夹层中抽出一张老旧的相片。那相片里面是一个年轻的男人，呵着烟，拿着锄头，站在一棵月桂树苗旁，笑得很灿烂。尽管是黑白照，我也看出了这个男人和乞丐有些相像。

“这是你吗？”我问，乞丐嘿嘿笑着收回相片回答：“这是我爹年轻的时候，他来到这片土地上耕种，这里的桂花有他身上的烟草味。”我很疑

惑，桂花怎么会有烟草味？大人都喜欢说些莫名其妙的话。但我还是顺着思路问了下去：“那你到这儿，是来种树的吗？”他摆摆手：“不是。”

“那你是来干嘛的？”“我来，找个归宿。”

“归宿？”

“就是家的意思。”

“可你家不在这呀，这怎么就成了你的归宿？”

“这有我父亲种下的月桂。这，就是我的归宿。”

我没理解他的话，只觉得大人的思维都这样奇怪，看着他快乐，满足的样子，我也没有继续问的必要。我开始在他的地盘周围乱晃，想另外找些有意思的东西，因为奇怪的对话不足以让我在小伙伴中趾高气扬。乞丐见我东转西转，又见远处有几双眼睛，就知道了些什么。他将笔记本放在石板上，又从军绿色大包里拿出一个铁盒子打开来，是很多彩色的糖果。“小姑娘快招呼你的朋友来一起吃吧，山西的糖可甜呢！”他递了一块糖给我，我心想这这可是个好机会，接过糖向小伙伴们招了招手，大喊“你们快来，有糖！”他们互相看了看，我见他们犹豫便把糖拆开来塞进嘴里“真甜！”他们一窝蜂跑过来，一面礼貌地向乞丐要了糖，一面小声和我

说“三儿你真厉害！”我微笑，故作稳重地点点头，嘴里的糖愈发甜蜜。

乞丐被他们团团围住问问题，笑得合不拢嘴我靠在石板边，像一个胜利者欣赏着眼前一幕。不知是谁，将乞丐的笔记本碰掉了，我捡起来后，摸着黄色的书皮。一股强大的力量在推动着我。翻开看看吧。我环顾四周，没人注意到。于是背过身，小心翼翼地翻开第一页，上面用大人的字体写着“武明”二字，我猜是他的名字。接着第二页，“我是一个对社会无用的人”第三页“我来到了父亲原先种桂花的地方”第四页“这地方真好，我一定要葬在这……”没了。就这么几句话我却感受到了巨大的恐慌，我将笔记本放下，头也不回地开始奔跑，我从未跑得这么快，嘴里的糖越来越苦，到家后我吐掉糖，松了一口气。那几天，我仔细想着乞丐，乞丐补了的棉毯，乞丐的两个军绿色大包，乞丐生锈的小马扎，还有乞丐的父亲。我再没去看过他，即使是小伙伴们热情地邀约，我也以“我妈不让我出门”为由，将他们搪塞过去。后来我才想明白，死亡对于年幼的我来说，实在是太沉重了。

过了几个月，我再次闻到桂花的香味，月桂的花期让人想不通，猜不到。同时我也想起已经很久没有听到

关于那个乞丐的消息了。我走到朋友小佩家，她在门口跳绳，我问她乞丐还在不在菜市场的大石板那，她眨眨眼睛、摇了摇头说：“他去其他地方了，我妈是这样说的。”回家路上月桂的香味围绕在我身边，桂花星星点点洒落一地。母亲正忙着准备冬天的棉鞋，我走到她身边看着针线穿入鞋垫，又拉出来再穿入，再拉出来，穿入……棉垫与这段记忆一同被缝进那个晚秋。

村口的减速带让花香在我鼻腔中呛了一下，我将车窗先全打开，朝着外面咳嗽。一簇簇金黄的桂花在我面前随着风划出漫画中的速度线，我望向远方的山林，枝叶繁茂而又洒满阳光，再将视线聚焦于眼前，我看到，月桂林里有一个小小的土包。这片桂花有糖果的味道。武明，亦无名。在回忆中我赋予了这个名字一个意义，一句不怎么高深的诗句，即：吾望远山林，番盛亦光明。

(作者为天峨高中 2312 班学生)

## 和父亲坐在同一级台阶上

文 | 陈梦华

我的父亲是一位普通的农民工，他始终坚持“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的工作精神，一直是我的榜样。

中秋佳节，花好月圆。这一直是一个团聚的大好日子，我与母亲都期待着这一天的到来，这天意味着我可以与弟弟妹妹们见面了。可直到晚上，甚至是凌晨，父亲都没有回来，我始终站在家门口的台阶上，等待着我的父亲。黑暗中，似有一束光亮，我不敢迈下台阶，只能期盼着那是我心心念念的父亲。那束光走近了，我看清了那张脸，那是我的父亲却不是我的父亲，我的父亲在我面前从来没有这么紧的眉头，也没有此刻像苹果一样红的脸，他在我面前总是轻松快乐的。我想去扶他，父亲摆了摆手径直进了房间，我疯狂在脑海里找寻我做错的事情，可惜并没有，父亲直到进房间都没有看我一眼。

我默默地回到房间后才发现脸上不知何时已积满了泪水，禁不住哭了出来，对弟弟妹妹的思念以及对父亲的不解，全都爆发了出来。夜已深了，窗外是鸟儿的啼叫，窗内是我的爆发，说是爆发其实也只不过是靠着墙，小声抽泣罢了，这栋老房子隔音不会太好。

抽泣中，我在墙边听见了父亲与母亲的声音，母亲在责怪父亲回来的慢，我听见了父亲苍老的声音：“我也没办法，老板非让我跟他喝酒。”母亲

听后更生气了：“你自己身体情况你自己不知道吗？还敢去喝酒。”而后，我听到了我终生难忘的一句话：“现在行情不好，我这种年纪大的已经没有人敢要了，森森和焱焱要上幼儿园了，鑫鑫也高中了，花销只会越来越大，只是喝点酒而已没事的，咋儿鑫鑫说她明儿要去学画画，早点睡吧，明天去给她找个好地方。”后面我没有再听下去了，母亲的叹气与父亲的劳累在我脑海中挥之不去。

读书的意义在这一刻体现得淋漓尽致，我是一个普通的家庭的孩子，父亲却站在了至高的台阶上，默默给予着我一切。我想，唯有不让父亲只给予我，我也给予他的办法，就是站在与父亲同样高的台阶上。成绩只会是我的唯一方法。

我的父亲也才40岁，却满头白发，被老板与不同的人对比，舍去我的父亲这样的话。16岁的我，与我比的也只是16岁的他们，超越他们，站在与父亲一样高的台阶上。“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小的时候，曾学过一篇文章，叫做《台阶》，那时候我就在想，一个台阶而已，为什么要计较那么多呢。如今的我，正处于这个台阶上，才终晓其中的含义，这是一个不小的跨度。“我闻琵琶已叹息，又闻此语重唧唧。”

(作者为天峨高中 2525 班学生)

暖风正悠悠扬扬地卷过连绵的山脉，又绕着山脚不愿离开。尚小的孩子奋力追赶鸡群，赤脚踩上松软的土地，黑色的土壤扎根着广阔的山林，仿佛我也成了一粒尘埃，被悠扬的风吹得落不住脚，耳边尽是莺歌燕语。

“莫走急多呀，我的鸡！”我喊着，袖子撸起，三步并作两步，先左顾后右盼，绝不甘心让一只雏鸡落下。日光涓涓，爬上颤抖的羽毛，羽缝间尽是流动的光，根根分明。一山连着一山奏成一支独属川林的歌谣，在辽阔的土地传唱，裹着暖风，走向更遥远的远方。终于，我穿过木林，明澈的溪流潺潺，倒映着如簇翠峰，头顶的天空也变得低矮。跟着鸡群，凭云卷云舒——稚气的孩子不会在乎溪中倒影，只在乎那淌过肌肤的清凉、欢腾的水花，再随手拾一根又长又细的柴木，往鸡群洒脱一指——哪里跑！再一股脑追上去。

绕过山脚，又绕回村田。黄澄澄、金灿灿油菜花间，翻飞的斑纹蝴蝶勾得我移不开眼，忘了鸡群，抛下木棍，扎进热闹的菜田，也将远处呼唤的阿公放在一边……

你说，人怎能次次都这样呢？好在，一旦南风草木香，夏早日初长，便再无心去放鸡了。

树上知了，热热闹闹，吵吵闹闹。屏息凝神，将视野中的一切模

## 乡土释流年

文 | 唐文文

糊了，唯那嗡嗡鸣叫的蝉格外清晰。我五指紧闭，瞄准时机——哈，抓着了！睁圆一只眼，向那昏黑的暗室瞧去，忍不住弯起嘴角，熟练地捡起黑知了圆胖的身体，取出细绳牢牢套上，牵着它往家里冲去。知了捧在手心，望着阿公的笑颜。“咋跑得那么远呢。来，公种的瓜！”农家种的瓜熟透了，红如玛瑙，甘如清泉。

整日东奔西跑，背影矫健，门前树渐枝繁叶茂，脚下的步伐轻快，恍惚间，多了吱吱呀呀的声音，增添了柔软的触感。

一片落叶打着旋儿停在头顶上，才发觉硕果丰香。

江南草木慢凋，空气氤氲，清风徐来。借着阿公厚实的肩膀，我攀上那棵长势最好、果实最香的树。柔和的日光潺潺，穿过我不断向上伸手的手，落入我的眸。终于，在阿公的托举下，圆润饱满的砂糖橘跌进我掌心。甘香四溢，鲜红的果肉流淌着清甜，暖风正好，裹挟着这份香甜驶向远方，仿佛要到岁月的尽头去。

刮着刮着，寒风渐起。

城里不一定会白雪皑皑，但落居高山的老家必定白雪纷飞。门前的树叶低垂，下边正悬挂着素雅的冰锥。收紧胸前的衣襟，冻红的手依旧忍不住探出，好奇地想要将那冰锥扯下，一探究竟。但，冷的触

感并没有传来——一只宽厚的手托住我稚嫩的手。

“天冷多，烤火去喇！”阿公劲儿大，轻而易举地将我抱起，一把摆在火炭旁。我掀开盖在竹编栏上的布，伸开五指，尽力汲取着温暖，呼出一口热气，缓缓升上高处，再望着它们失去最后一点儿踪迹。我歪歪头，靠在柔软的棉衣上，倚着坚实的胸膛，在谈笑中眯起眼……

光阴慢煮，和风依旧。门前的落叶堆叠，总有人踩着它们前行，我来回穿梭，将情丝编织进呼啸的风。一丝一缕，都裹挟着青草的芬芳，知了的鸣叫，四溢的橘香，炉火旁的笑语。要将它们织成一件围巾，每次念起，都热情洋溢。

走在松软的土地上，盘坡转径，枯枝落叶拦不住鸡群，自然也拦不住我。阔别四载，乡土风徐徐。瞬间间，年少的身影匆匆掠过，这从不缺稚嫩的欢声笑语。

等山风再一次卷过连绵的山，我不由怔住了。

(作者为天峨高中 2501 班学生)

